

红笺小词

中的如梦人生

品读流传千年的精美词章

再现「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心动瞬间

# 闻歌棋子落打花

吴雨亭 / 著

小钗横戴



红笺小词

中的如梦人生

闲敲棋子落灯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敲棋子落灯花：红笺小词中的如梦人生 / 吴雨亭著.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24-0097-9

I . ①闲… II . ①吴…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090685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闲敲棋子落灯花**

吴雨亭 著

责任编辑 王 律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 (010)82317024 传真: (010)82328026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mailto: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 (010)82316936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00×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185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4-0097-9 定价: 24.00 元



## 遇见，妙不可言

清宁

在某个灵光一闪的时刻，我发现，生活就是无数的遇见。遇见一个人、一本书、一阙词、一首诗、一个美妙的春日午后、一件标致的白衬衫。我们对每一次相遇的感受力度、广度、深度决定我们生活的质地是细密柔软还是粗糙敷衍。有些遇见带我们的灵魂穿越时间；有些遇见像飓风一样让我们晕眩；有些遇见打动心灵带来成长。

2007年的某个夏夜我在天涯论坛遇见小钗。小钗一开帖，我这样的专业潜水员也忍不住浮出水面来。

从柳永的“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到苏轼的“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数年的时间里，她不紧不慢地写，我不紧不慢地看，一人击筑，一人高歌，一来一往间印证许多相通的心意和灵光一现。

如今这样一个疯狂时代，有时连美和真都会沦为理性工具。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焦虑症，文字和感受都成为产品，无关心灵。有多少人会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唐诗或宋词，一字一字地读，一直读到时光深处，去想象千年前的某个雨夜、某处荷塘，某个诗人内心充满张力的情绪是怎样由心头流泻笔端？有多少人会想象当时的月色、当时的梨花、当时的笛声？

王维写寂静时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我却觉得，自然界之宁静，需要有内心宁静的应和。小钗写词评，就是在心神的宁静中，去聆听悄然坠落的雨中山果。她就这样沿着时光之路，在逐行的诗词中走啊走，就这么悄悄地领略到了无数伟大心灵的丰盛景致，然后再将这段奇异的灵魂之旅用纤如毫发的感受力表述出来。

在感受和体会中，小钗和那些久远的心灵互相印证，她用细密的感受力去重现那些诗人漫步时经过的苍苔、抬头仰望的月光、指端拂过的微风。她在语词的顿挫中感受诗人们每一次心灵的起落，每一次神经末梢的悸动。

她把那些久远的灵魂，抖落历史的尘埃，重新带领到我们面前，把活泼的生命情感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和那些灵魂之间，原来并非隔着一千个春天或夏天，而仅仅、仅仅只是一颗宁静的心，一双聪慧的眼。

## 在诗词里，再梦想一次

并辔数寒星

于我而言，最深切的愿望不外乎手执一杯清茶，话冬暖夏凉，听虫鸣清夜。

诗词，曾经也只是一个存留于年少过往的梦。在这个梦里，历史人物慨叹着国恨家仇的大开大阖，平常百姓因悲伤叹息、因幸福微笑，就像那些走远了的时光，物换星移中遥遥相望，却始终触碰不到。

慢慢地，这个梦也就搁浅了，归于寂静。

而穿过网络和小钗的这场结识，让我感到发自肺腑的喜悦和欣慰，就好像一双温暖熟稔的手拖着我，穿过长街闹市，穿过无边的岁月，一路捡拾那些以为早已丢失散落的人影和梦想。

与她的交往，如九月的凉风，淡淡地掠过心头，惬意而安静。诗词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娓娓动听，所有的波澜都可以风平浪静，所有的人都可以简单平凡。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写得出这般澄澈亲切温柔淡远的文字，才会有如此皓如明月温暖清明的体会吧。

这三年来，小钗从容不迫地写着，我平静缓慢地读着，文字与时间形成了一个坐标，不断延伸，却一直心平气和。时间带走了故事，文字带来了感悟。因为小钗的兰心蕙质，

因为她笔尖流淌出的美丽文字，一份久违的明净情怀再也按捺不住，被聚拢，被表达，就好像换了一双新鲜的眼睛去看这世界：一边是现实的人生，一边是蝴蝶的梦境。浮沉其间，时而感伤，时而温暖，仿佛自己也在丈量这一路走来的距离，看看是不是走得足够远足够稳。

弱水三千路，谁与度。那些千百年前孤单的灵魂铸就了这些篇章。如今，打开这本书，面对小钗笔下一个个灵动的字符，我便可以与许许多多的故人共同体会他们的爱和忧伤。感动之际相视一笑，念念在心时会怦然，仿若与天南海北的真实的朋友一同席地而坐，没有千山万水、狂歌痛饮，有的只是淡淡的芬芳，微微荡漾，轻盈又厚实，深切又单纯，很满足。

前些日子上海下起了雪，我在寒风中仰起脸，嘴角上扬微笑着，任凭雪花飞舞拂过面庞。因为我知道，曾经在某一刻，也有人感受过同样的温度、同频率的呼吸。这样的时光，即使停不下脚步，但只要轻轻闭上眼，就会收获那份心意相通的甜。

青梅如豆柳如眉

青梅如豆柳如眉 / 3

采莲晚出塘口上 / 5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 7

蝶恋花·脉脉悠悠 / 9

江上柳如烟 / 11

杏花吹满头 / 13

回手试梅妆 / 15

花腰酒面红相向 / 17

只有情怀·不似田家苦 / 19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 21

夜阑犹剪灯花弄 / 24

雨打梨花深闭门 / 26

相对坐调笙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 / 33

花影压相照 / 35

夜月·一帘幽梦 / 38

疑是故人来 / 41

谁复挑灯夜补衣 / 43

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 45

相对坐调笙 / 48

私语口脂香 / 50

镜里花难折 / 52

有当时·纤手香凝 / 54

吹花小径·听雨梧潇 / 56

田田晓色不见君 / 29



隔墙送过秋千影

诗酒趁年华

片帆烟际囚孤光 / 61

越王高殿，蘋叶藕花中 / 89

照花淹竹小溪流 / 63

去年沙嘴是江心 / 92

征棹动晨钟 / 66

中庭月色正清明 / 94

隔墙送过秋千影 / 68

人生何处似尊前？ / 97

天河冷落，残照当愁 / 70

衣带渐宽终不悔 / 99

依稀风韵生秋 / 72

乍疏雨，洗清明 / 102

玲珑困看月 / 75

诗酒趁年华 / 104

商略黄昏雨 / 78

又得浮生一田凉 / 107

随月过横沟 / 80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 109

情共香俱透 / 83

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 112

梦好恰如真 / 85

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 / 114

人生若只如初见 / 118



何处是前期？

寒日暮天红 / 123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 125

何处是前期？ / 128

乱分春色到人家 / 130

飞红万点愁如许 / 133

流落归来“到”心情少 / 135

枉负狂年少 / 138

无端却被秋风误 / 140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 143

生怕见、花开花落 / 145

回首夕阳红尽处，总是长歌 / 148

满庭都是瓦 / 150

谁教春去也？

往事已成空 / 155

忆君君不知 / 157

香消酒未阑 / 160

帘儿底下，听人笑脚 / 162

怕梨花落尽成秋色 / 165

两无言，相对沧浪水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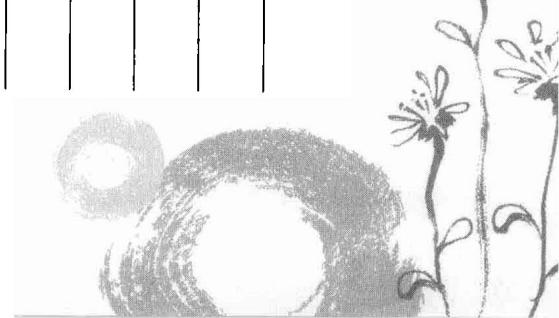
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 171

侧帽停杯泪满巾 / 173

回首东风泪满衣 / 175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 177

谁教春去也？ /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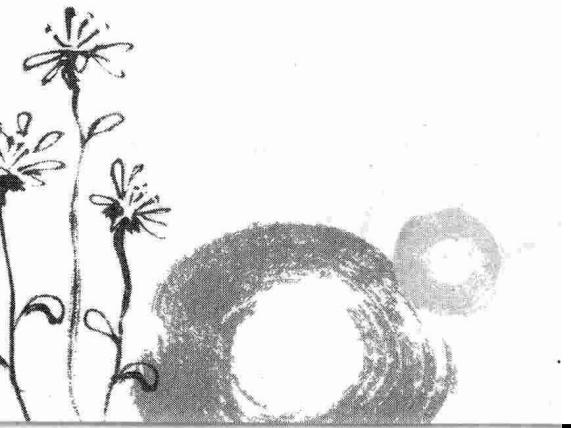


青梅如豆柳如眉



相思是闺词中最重要的主题。假如缺少了“日日思君不见君”中企盼的目光和哀怨不已的守候，词的温婉柔顺顷刻便要损失掉大半，但常年看着一个个心事重重的女子在闺阁里蹙眉、流泪、叹息，终究有些不忍。总算闺词中还有“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火热、“采莲晚出清江上”的娇俏，这让爱情舞台上的女子们不至于永远都要面带愁容地在角落中唱独角戏，也让“青梅如豆柳如眉”这片明艳温润的年少情怀得以在春风中轻舞飞扬。





# 青梅如豆柳如眉

## 醉 桃 源

冯延巳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梁双燕栖。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一直都是我心中关于春日的最美最温柔的画面。而且，当这两句词浮现在脑海中时，无论身处闹市还是严冬，世界总会在顷刻间变得温暖、宽阔和缓慢，安静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芬芳……还有，情窦初开那一刻淡淡的、清甜的爱情味道。

王国维一直对冯延巳（字正中）赞誉有加，在《人间词话》中表扬道：“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的了，假如我一开始就顺着这个评语怀着钦佩之情来仰视这位南唐宰相的话，说不定会对他形成另一种印象：严肃、深沉，蓄着漂亮的胡须供文思泉涌时随意地捋一捋。当然，现实里的冯延巳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从未深究过，而让我最先真正关注到这个五代时期大词人的，却是这首名不见经传的《醉桃源》。

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和它第一次相遇的，只是牢牢记得那种眼睛一亮之后的一见钟情。这与后来读冯延巳其他作品的感觉都不大相同，更是无法和“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中的那个惆怅的背影联系起

来。但真的很喜欢，即使下阙的“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不过是在俗套地讲述一个关于思念的老故事，可上阙漂亮得出奇，做不到视而不见。

“醉桃源”这个词牌有一个更大众化的名称是“阮郎归”，后者虽然也温和柔媚，但我始终愿意把它叫做“醉桃源”。因为“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分明是要人沉醉不醒的，一开篇铺出来的背景就已经好看无比。曾有人评价这两句“明丽如画”，读到不禁会心一笑，评得真好，四字道尽个中真味。

不过，假如没有那句“青梅如豆柳如眉”，画面也就失去了点睛之效。当“青梅”两个字落在纸上，这个春日也就顺势笼罩上了一层爱情的薄纱，似有若无的情意在春季里一丝丝散发出来，花一样悄悄绽放。青梅，除了青梅竹马，还能联想到什么呢？“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恋情，是无数颗心中一束不会黯淡的光。那个暗暗爱慕着的女孩明亮眸子上弯如柳叶的细眉，一定会连同“日长蝴蝶飞”的春季一起深深铭刻在年轻时的回忆里。

年少的情总是难以忘却吧。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日子，都是裹着轻纱飘在云中的悠悠往事，仿佛触手可及却怎么也拽不回来，同桌女孩向你借半块橡皮时的小心翼翼最终会在那个让人困倦的春日中随着蝴蝶的翅膀慢慢飞走。大家在轻柔温和的歌声中一遍又一遍地倾诉“梦里花落知多少”的遗憾，无可奈何地在每一个春天默默怀念“青梅如豆柳如眉”的懵懂时光。

不是说曾经的那一片温和的蓝天或某一个人真的举世无双以至于不可替代，而是，我们无法丢弃那些在最好的季节中萌生的、最美的爱。

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些固定不变的最佳模板在年轻的漫不经意中就铸下了。等岁月把一切都风干成型，当初那些天真笨拙的一笔一画也深深地长成了专属于自己的情感纹路，左右着心情的方向。痴心也好，执着也罢，很多时候真的无法解释一种惯性十足的爱或喜欢。就像有些女生的梦中情人永远都会穿着洁白的衬衣出场，而我的春天也永远都应该如这首《醉桃源》的文字那样美得醉人和从容不迫——风在林间漫步，蝴蝶在花丛中舞动薄薄的翅膀，世界柔和干净，树梢上每一片新长出来的叶子都微笑着，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 采莲晚出清江上

菩 萨 蛮

冯延巳

欹鬟堕髻摇双桨，采莲晚出清江上。顾影约流萍，楚歌娇未成。  
相逢顰翠黛，笑把珠珰解。家住柳阴中，画桥东复东。

冯延巳填词时偏爱《鹊踏枝》《菩萨蛮》这两个词牌，一写就是洋洋洒洒的十余首，其中有很多名作的身影，后人传诵日久。而这一阙不那么出名的《菩萨蛮》，仿佛一个笑容甜美的邻家女，自自然然地跻身一群大腕中展示她与众不同的美。

旧时文人笔下的女子，多是以娇弱柔媚、泪光盈盈的标准形象来赢得心上人的怜爱。于是左看右看都是一班垂泪叹气的美娇娘，乍见一张笑靥如花的面庞，禁不住心头一暖，即刻被她感染，也不由得仔细打量，看个究竟。

别人的情事要么极尽缠绵，要么寂寞怅然，可在她这里却是一片明朗生动的颜色，爱得无忧无虑，叫人艳羡不已。当一个“相逢顰翠黛，笑把珠珰解”的女孩在江边黄昏的夕阳中微微笑着对你说“家住柳阴中，画桥东复东”时，你又怎么舍得把她和那些弱不禁风的闺中女子相提并论？

上阙是她的出场模样，“欹鬟堕髻摇双桨，采莲晚出清江上”。“欹鬟堕髻”又称堕马髻，将头发束得偏垂而似堕不堕，是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式。而“莲”与“怜”同音，“采莲”也喻择取爱人。这个精心装扮了的渔家少

女，傍晚时分从一片碧波荡漾中缓缓乘舟而来，如一朵徐徐盛开的水莲花，甜美清新、明艳无双。

“顾影约流萍，楚歌娇未成。”“顾影约流萍”简直描尽女儿家的情态。虽是刻意梳妆，仍不免担心有不妥，忍不住拨开水面浮萍，以水为镜，左顾右盼。“楚歌娇未成”中，“楚歌”意指情歌。她本欲唱出心中情意，却蓦地被一阵羞怯挡回来，开不得口。朱唇半启、欲歌又敛的娇媚，实在是可爱得紧。

后来的二人相会，却全不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模式。

看这句“相逢颦翠黛，笑把珠珰解”，不仅有轻颦浅笑、假怒娇嗔之态，更有珠坠暗解、相赠定情之举。小女儿的柔情蜜意、眼波流转、半嗔半喜，全在一“颦”一“笑”中显露出来，刻画得一丝不落、跃然纸上。

易安也有一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是活灵活现的少女姿态，俏丽得鲜明可爱。不过似乎这个女子更加温婉动人，是荡漾在爱河中的娇羞，那种柔情款款的妩媚姿态，有着勾魂摄魄的美。

“家住柳阴中，画桥东复东”这句的文字就更是浅近，以平常话语从一片浓情中宕开。尽管是对话，不过却看得见她偎在爱人怀中，悄声叮咛、殷殷嘱咐的样子，叫人心醉。

爱，本来也可以这样自然简单的。无需缘定三生，更不用海誓山盟，一双小小的珍珠耳坠、一次“画桥东复东”的相约，就已足够。就像一朵墙角的喇叭花，虽不如牡丹芍药那样开得层层叠叠，纷繁复杂，却一样的生机盎然，健康美丽。

荷花图 清·唐艾 上海博物馆



#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谒 金 门

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接红杏蕊。  
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差不多算得上我最早接触的词句之一。恰好那时候家里有一本名句辞典，我也恰好在一堆据说声名显赫的句子里一眼相中了它。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的页眉上，做题做得头疼时就翻出来看一看，偷空呼吸几分钟春水岸边清甜的空气，再哄自己淹没入茫茫题海中。

现在想来这种无头无尾的“名句”提供的信息量如此之小，不免有支离破碎之嫌。但那时的爱很质朴，根本没有想过去了解是谁写下的这一句，全篇是什么样子。遇到它便由衷的欢欣，仿佛见的次数多了，彼此间也自然会滋生出一种相熟的默契与贴心。

过了这些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亲切感。虽然后来知道春风春水的后面是“望君君不至”的幽怨神气，却丝毫没有影响“风乍起”那种与生俱来的衣袂飘飘的风度。其实“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也算得上轻盈飘逸了，但这个结尾和《西洲曲》中那句“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放在一起来看时，到底多了些富贵闲愁而少了些灵秀之气。而且私下里总觉得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